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_臣欽際隆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荊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荊

州援軍至二關賴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

還延頭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

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

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彥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
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

望避敵逗橈

奴教

有刑

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

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橈當斬
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銳曰八尺曰咫尺餘

同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善曰史記

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
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
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
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
向曰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深
識已輕言輕於常法餘文同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

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本作斯在 善曰魏志太祖

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

者罪死家戮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

勲 險 侵軼

整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善曰獯獯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

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獯獯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 翰曰獯獯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 是

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

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濟曰淮徐河兗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 東

關無一戰之勞涂

音途本作塗

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吳歷曰諸葛恪

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汧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

銑曰司部司州也懸隔去都遠也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

五臣本作年

月

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陵弊邑也向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

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

善本有其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

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攻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相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挫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汧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馬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漬仍執醜虜

翰曰亟數也餘文同

方之居延

則陵降而恭守比之陳勒則耿存而蔡亡

善曰漢書曰武帝遣驃騎

都尉李陵將兵五十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

山飛泉涌水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

懸北關

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書宣帝詔曰傳

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也

銑曰單于後魏主也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

土而已哉

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

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

謂開夷狄之土

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

善本

不時言

邁

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還車言邁

翰曰受命不即行也

故使

蛸謂

結蟻聚水草有依

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蛸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

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儉狁獯鬻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蛸蟻之結聚而

依水

草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案甲而

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兒資助也遂令孤

城窮守力屈凶

五臣本作句

威

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

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向

曰孤城謂司州也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

自貽虧衄

善曰劉瓛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

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
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
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
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
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
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折
挫也翰曰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真
貽取衄辱也

景宗即主

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史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
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
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
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
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

濟曰駭驚寘用也

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行間邁茲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古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
邁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善曰漢書

曰上先封蕭何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
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
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羣臣莫敢言也
向曰言景宗指蹤非擬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善曰漢書

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
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
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
方
言曰列班列也
負擔
丁氏
裁弛
式
鐘鼎遽列
善曰左傳曰
齊侯使敬仲

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患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

負擔戔役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鐘鼎食貴事也遽疾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善曰

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

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

原豈獲自己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注曰放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

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

恩也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

存一朝棄甲善曰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

甲而復棄甲退敵也

向曰

生曹死蔡優劣

五臣本作當

若是惟此人斯

有覲面目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覲姑也鄭玄曰汝姑

然有面目也

斯謂景宗也覲強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

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

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也

良注同故能出必以

律銚銖無爽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銚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銚曰易云師出以律銚

銖輕重也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天下略不世出也向曰挺拔也略料敵制變萬里無

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西征賦曰彼雖衆

其馬用故取制於廟算孫子曰夫木戰而廟算勝得算多翰曰出征者必祭廟筭吉凶而後行惟此

庸固理絕言提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

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也聖朝乃顧將

一車書善曰沂馬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春

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慙彼司氓致五臣本作累辱非所

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
非所也
向曰慙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
早朝永歎載

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

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

宜正刑書肅

明典憲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良曰肅敬憲法也

臣謹以劾

胡代反劾發其罪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

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

脾

將帥

絀

胡卦

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

銳曰僚官也偏

裨皆小將也絀沾也咎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

臣謹奉白簡以聞

向曰簡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翰曰

稽首首至

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凡

毓

育

字孤家無常子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

晉書記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五臣作充土良注同是以

義

五臣本義上無是以二字

士節夫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曰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銑曰有

立謂立
志也

千載美談斯為稱首

去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

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

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

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

善本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

子當伯

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

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

留奴自使

善本

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貸得錢並不分

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

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

善本無隔箔

攘拳大罵突進房

五臣本作屋

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

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

五臣本無物

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

五臣本無及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善本無共

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

如訴狀輒攝整

善本有亡

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

善本作賦

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

善本作亡寅

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

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

奴當伯先是衆奴

善本有整

兄弟未

善本無未

分財之前整兄寅

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
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
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
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
行

善本無行

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

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貸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
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

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

崔偕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

整

五臣本
無整

兄寅

五臣本
無寅

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

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

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

善本
無云

失車欄

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

遂范喚

善本
無喚

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

隔箔與范相罵婢

善本無婢

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

善本作志

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

善作母子

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

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

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

善本無苟

奴列稱

善本無稱

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

善本作過

見

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

五臣本無時

欲捉取

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

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

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

善本作娘

被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

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

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

五臣本作繼

應洗

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善曰昭明

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

閭闔

三合

茸

而勇

名教所絕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闔庶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

護謨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

閭閻里巷也蘭茸小人也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善名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

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翰曰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綺襦

紈袴謂外戚惡積累稔親舊側目善曰左氏傳莒弘曰驕奢之服也惡積累稔親舊側目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也濟曰釁罪也稔熟也側目言

惡之甚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

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

也醜辭謂罵言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善曰謂打達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

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性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挫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銑曰言整私其子則竟夕不寐惡其姪則妄加大杖餘文同

薛苞

善本作苞

分財取其老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向注同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善曰東觀

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傲文通之偽迹

善曰顏延

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來彦伯名臣頌曰昔人睦親衣無
迹考必偽向曰孟嘗薛包字文通高鳳字

常主

善曰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王隱晉書記毓字
稚春濟北人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

主良曰衣無常主則汎毓也**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
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為

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
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哉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
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
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

賀從之食以脫粟飯**何其不能折契鐘庚而檐**昌惟交實二
整之於姪其薄如此

反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高祖每貫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
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十
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
容也方言江淮謂檐褕為童容也左氏傳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

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庚言嫂雖負鐘庚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嫂車帷為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言整之罪深禡帷裳也

不容紳冕所共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

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向曰紳冕衣冠也

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整新

善本

除官輒勒外收

五臣本

付廷尉法

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

五臣本

制從事婢采音不歟偷車闌

善本

龍牽請付獄測實其

五臣本

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

無其

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善曰左氏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

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良同

善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浪合之義升降宸

鳥瓜切
善本作窳

隆誠非一揆

善曰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

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竊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窠下隆高揆度也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

倫

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克反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

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

渭水濁舛猶雜也

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善曰荅賓戲曰周失其御

衣冠之

族日失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

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姻婭

亞

淪雜罔計廝

斯

庶

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廝仕毛萇曰兩婿相謂曰姻漢書曰有廝養卒如淳曰廝賤也濟曰淪混也罔

無也廝庶皆賤人也

敗鬻祖曾以為賈

道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良曰

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

明目腆

土

顏曾無愧畏

善曰丁德

禮屬志賦曰苟神祇之我貽永明目而無忤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

目張目腆厚也

若夫盛德之肩世業可懷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

賦曰違世業之可懷向曰肩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安之不可改也

樂邵之家

前徽未遠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樂邵胥原降在阜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翰曰樂邵皆晉大夫

其家以比當時公卿之族徽美也

既壯而室竊貨莫非卑隸

善曰鄭玄曰有室有

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貨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卑又曰與臣隸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

妻也卑隸賤者也言嫁娶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貨也

結褵

離

以行箕帚

誘

咸失

其所

善曰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

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也

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褵褵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非其匹

偶是以失所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厯御寓弘

革典憲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銑曰宸厯天子厯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

大革改憲法也

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尚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向曰殄滅也
陛下所以負

宸

紀於

興言思清敝俗者也

善曰禮記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

依為斧文屏風宸興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
翰曰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

故言負宸救俗謂雖為婚姻也

臣實懦

奴

品謬掌天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

曰今權臣口含天憲
濟曰懦弱也
御

雖埋輪之志無

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

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欲手也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

國亦有常乎對曰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
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
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勢也
右用事也曹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
言己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
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天道也風

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
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

達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
也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

源雖人品庸陋胄

實參華

向曰胄代也
華榮華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善曰檀道鸞續晉
陽秋曰王雅字

茂德東海郟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
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翰曰雅為右僕射

周禮八命作牧王祖少卿內侍帷幄

濟曰少卿為侍中
常侍帷幄謂在天

子左
右也
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時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

法盛陳邵錄曰謝石以有大勲遂居清顯

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也儲闈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

戎禁預班通徹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 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

徹通侯也源

而託姻結

五臣本有好事

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

玷辱源人身在遠

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

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

胄

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

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家溫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

音伐善曰漢書宋博曰王卿

憂公齋閭閭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閭積功曰閭也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

王慈吳郡正閭主簿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實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

五臣本無為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

為聘禮

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較主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

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善曰

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鑒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肅嗣子孫也殄死也其為虛託不滿奮字武秋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

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善曰漢書

音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此異也且買

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杜

預曰第箒也良曰勝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帨帨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鄙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

慝得繩違允茲簡裁

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

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銑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略狀奏聽裁制源即罪善本無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

參纓冕

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向曰世資祖父之業也參謂入仕也同人者

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

善曰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兒七

寂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行媒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善本之禮同抱布之事

猶不雜聞之前典

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沂馬督謀曰聞之前典 濟曰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哲

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曰頽曰曰聞薰猶不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 豈有六卿

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

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 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胄嗣也管掌庫賤人 宋

子河魴同穴於興臺之鬼

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

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卑臣與又曰僕臣臺 銑曰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高門降衡雖自己作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茂祖辱親於事為甚

善曰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說文曰憊輕易也茂與憊

古字同 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此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茂無也

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

而封 翰曰翦除源本塵污也聖明之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宜寘以明科黜之流

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

善曰

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 濟曰伍等也已 臣等參議污謂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姻革改也

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源官品應黃

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
銑曰典略曰楊修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

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
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
捷愛幸數與修書修荅牋後曹公以修前後漏
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

情深耶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彌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

向曰

損辱嘉命蔚

矣其文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污也

誦讀反覆雖

諷雅頌不復過此

善曰說文曰諷誦也誦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

濟曰諷猶

若

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

發魏國斯皆然矣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

留高密故云青也

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

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

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袁氏故云冀域徐幹留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汝

潁汝潁太祖食邑
故云魏此疊植書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

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銑

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

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

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向曰

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

善曰毛詩

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

也
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善曰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

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

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

出故曰自然濟曰竦耳傾聽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

成誦在心借

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

無得而踰焉

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

託左右執事也

牘書板也斯須須臾也子貢曰仲尼日

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章不可及也

是以對鵲

易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

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

夫種獻之於吳王 銑曰植曾作鵠鳥賦命脩作脩辭
不為也又命作署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
施之美自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判定 善
憎其惡

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

吾文耶是使脩判定也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

頓錫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 善本有
賜也 然而

弟子柑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善曰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
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
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
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監體具而
言微也 翰曰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

由致也卓犖高大之兒餘同善注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

無別耳

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辭

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脩家子

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

失作照善曰植書云揚雄猶云壯夫不為雄

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良同善注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脩耶善

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銳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鷃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君侯忘聖賢之顯迹

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

言論語曰未之思也 向曰 鄙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

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

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善曰曹植書曰宋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

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翰曰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輒受

所惠竊備矇

蒙矇

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矇矇奏工濟曰所惠謂賜文章也

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矇矇昏耄脩諫詞也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善曰植書云其言不

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

故引之良同善注

季緒璫璫何足以云

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

守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脩云何足以云璫璫小器也

反荅造次不能宣備

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
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茄同音欽賤運與

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向曰繁步何反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

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復麟

翰曰鼓

能喉嚙

吹音樂也伎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引聲與茄同音

濟曰茄
簫也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
淮南子注

曰果成也良曰上主
上也文帝時未受禪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

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壤
地也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
作音

外

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加曲美常均

善曰樂汁圖徵曰聖

人注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笳蕭也

均曲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

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

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也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

曲會也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

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

知而不能也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

勝窮優游變

善本
作轉

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
弄曲也

暨其清激悲

吟雜以怨慕

善曰暨
及也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

入肝脾哀感頑豔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秋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轉為

之悽傷也頑豔
豔美者皆感之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

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

銑曰衽

自左驥

都

史

奴

謩

紺

姐名倡

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
中吹笙鼓琴然其史謩謩蓋亦當時之樂人

說文曰嬀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向曰左驥史謩姐謩姐皆樂人名倡樂也

能識以來

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

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翰曰詭奇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善曰莊子仲尼

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濟曰兼愛多所愛也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

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

喜之樂蓋亦無量

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

銑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

訖竟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斯調喉轉也

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向曰東阿王曹植也餘注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俗

善本
作世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善曰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

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
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
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
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
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
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
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邪 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兒也 濟曰王
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 曰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
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
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子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
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雖令子持械東扁舟子所能
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
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桶鄙忌三知之髡等辭
屈而去故所以尚子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良曰錚聲
也夫所以貴於子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皆謂植之
才藝同於此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善曰言天

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
者終不可近而致之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

念鹽

絕煥炳

善曰說文曰焱火華

也向曰焱絕煥炳言文辭光明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

敢追況於驚馬可得齊足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鼻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

尤七款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騶騾偃蹇而齊足

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

以上為龍驤良馬名可得言不可得也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綠水之越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濟曰

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值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其文見值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

載懽

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闢載笑載言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戴則也歡言美之也韞藏積琳死罪死罪
匿玩珍耽好也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荅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

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銑同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

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翰

曰冉冉疾行兒不與我言不留也

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

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

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廁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自謂可終始

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

試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來書之言

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

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

任也

善曰西征賦序曰雍容愉暢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

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向曰雍容善和兒虞度也有虞謂寇至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

湊於穀也羽檄徵兵之書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枚臯之

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翰曰孝武漢帝也阮瑤陳琳也儔類也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

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善曰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

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濟同善注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

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惟曰尚庶幾也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而

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善曰鵬鳥賦曰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

伏惟所天

善本

無伏惟所天

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善本作圃曰答賓戲曰真

婆婆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岱曰場圓講藝之處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

場圓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

文奮矣

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摘藻

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向曰抗高也稿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

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

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此衆議

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

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

然年歲若陞今質已

五臣本無已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

日深實不復若平生

善本作日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

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翰曰墜失勅正蹈履

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

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善曰論語子曰

唯上智下愚不移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

時邁

齒戴

徒結

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

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

良曰邁往齒年戴大也觸胃奮首割裂謂冒鋒刃甘死

而効其用

不勝悽悽

音妻謹敬也

善曰尚書曰悽悽

以來命

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

戲向
同善注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

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藏廣雅曰曜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翰曰謂辭太子時曜靈日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匿藏也

無以過也

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

又曰秦昭王為書遣平原君曰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比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餘文同
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

之後不識所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頻猶弊也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

所言恐有虧失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善曰言每事承前無

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

銑曰謂前人之教化

連岡平代

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

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

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翰曰鄰近栢人縣名餘文同

重以泚

祇水漸漬

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善曰漢書常山

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出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楚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

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十持赤幟從間道軍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軍山二十人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善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

良注良曰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存五臣本作想

李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良同善注曰鉅鹿縣名也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

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善曰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間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
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
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
也向曰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而質闇弱無

以益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益臨也
翰曰闇弱謙也位臨也

若乃邁德種恩樹之

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

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又曰樹之風聲詩曰爾
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
濟曰邁行豫樂也

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

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善本作傑 善曰爾雅曰科條也尚書曰臣無

有作福作威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

善曰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懔懔危懼見良曰賦布也威福

擅作威福於人者懔懔敬兒庶幾慕近也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

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

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

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獻承明之廬出為郎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台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銑注同曰軌迹也今

不然者質自言未得
重入侍與彼異也

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

入京城

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
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胃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

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
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

字子公
向同善注

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

榮願

善本
作顯

左右之勤也

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
居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

古今一揆先後不質

莫

馬知來者之不如今

善曰爾雅
曰貿易也

論語曰後生可畏馬知來者之不如今
濟曰揆致質
易也馬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也

聊以當觀不敢多云

良曰觀
見也

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

其辭良

同善注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固讓冲

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

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向曰自

從也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

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

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

伊尹也

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

有莘氏媵

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

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

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翰

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

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

魯之山名光宅大宅居也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

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磻之水

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

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

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

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

州兼國

翰曰呂尚釣於磻磻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

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旌以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自是以來

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

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

以來世有明德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

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翼輔魏室以

綏天下朝無闕政人善本作無謗言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良曰綏安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

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善曰王隱

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
虜震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
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
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閭澤迴首面內劇秦
美新曰迴首內驚喁喁如也銑曰姜維出隴右上帥
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
馳內向皆
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

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

之

三越

善曰王隱晉書文
紀曰諸葛誕反上

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
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
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
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比
孫權爾雅曰懼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
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向同善注曰叛逆謂葛誕反

閩閩吳王也以比孫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
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
南越閩
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

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
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

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
作盜賊伏隱也 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是

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
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
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五臣本
作制

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良曰謂
封為晉公

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善曰易
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則歸 銑
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

意人元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向曰元大也光

光明兒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巍巍高也內外協同靡僭靡違

翰曰協合靡無僭失也內由斯征伐則可朝五臣本無朝服

濟江掃除吳會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月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

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善曰漢書曰江

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秦并天下今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

山也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善曰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楚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

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

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桓文

良曰唐虞克舜也桓文齊

桓公晉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

揖許由豈不盛乎

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也

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退讓也

至公至平誰與為鄰

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曰其道幽遠而無

人吾誰與為鄰向曰鄰比也

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翰曰不通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于隆世祖
武皇帝也 濟注同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

上黃下烏

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善曰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

固王命論曰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良曰潢汙兩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行兒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

馬欲布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
鄙才強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何

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吧鳥合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皋壤使我欣欣而樂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

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
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鳴吧

流涕歎與鳴同銑曰皋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
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皋壤川原岐路行道也沉

五臣本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

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

從也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善曰潘岳楊氏七哀詩
曰淮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

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
命如秋葉蒂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已別
王也邈遠
翮落也
脩實庸流行能無算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濟曰皆諫辭也

言不足數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

明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
代客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褒采一介

抽揚小善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玄表賦

曰庶小善
之有益
故捨采盧場圃奉筆兔園善曰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銑曰捨采罷耕
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五臣本七澤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孔安

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向

曰王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
江會稽越境也七澤荊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

浮游
契闊戎旃從容讌語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

讌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語笑兮是以有譽處
兮 翰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 **長裾**

日曳後乘載脂
善同濟注 濟曰鄒陽書曰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裾冠衣之裾也日曳謂

朝夕遊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
學託乘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

髮晞陽未測涯涘
善曰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楚
辭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

九陽 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崖際也楚
辭云朝濯髮於湯谷晞余髮乎九陽晞乾也 **撫臆論**

報早誓

五臣本作逝

肌骨

善曰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蒙歸蕃刻肌刻骨

銑曰言撫持胃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骨而不忘逝往也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

蕩

善曰司馬彪曰特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

升之水而活我哉向曰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鯢化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

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渤澥方春旅駟先謝王未還轉也波臣自喻也蕩失也

善曰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駟皆自喻也翰曰解嘲云若渤澥之鳥也渤澥海名方春鳧鴈時也喻王

左右居也旅駟先謝自喻也清切藩房寂寥舊草善曰藩去王也謝去也駟鳥羽也

舊草眊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華門主賓之人皆陵其上也藩曰藩房

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葦柴門也謂牖也
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寥無人也
輕舟反溯素吊影

獨留

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
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吊五情愧赦也良曰

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
王左右矣而形影相吊則留礙矣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

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
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
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
喜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
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銑同善注
曰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與王隔猶龍門不見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艍於春渚
善曰冀王入朝而已候
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餘艘舟名也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 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晚也艘舟名王東也 朱郎方

開效蓬心於秋實

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

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濟曰朱郎謂王在京之邸朱其戶也蓬心非特達眊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眊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善同良注 良曰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

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舅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哀社席單席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

橫集

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疇胎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銑曰橫交也

任犬馬之誠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

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

臣五

本作
典冊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
應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翰曰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
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濟曰副被也
含生之倫
善曰曹植對
酒行曰含生

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
禮以庇身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
況昉受教君

子將三十年
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
受教君子哉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

舊若
咳唾為恩眄睐
力代
成飾
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
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

眄睐以適意向曰眄視
也恩飾謂光益於己也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善曰論
語子曰

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睪曰盍死睪曰吾未
獲死所翰曰言懷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
昔承

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五臣本作契苦結切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

幸斯言

善本作其

不渝

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

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王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實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末也提挈謂許以為記室也旨意也形是謔戲渝猶變也餘注同

雖情謬先覺而迹淪

驕餌

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

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網不歟驕君之餌也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

賜君之餌
餌食也

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

五臣本作歡
善曰淮南

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鶯雀相賀憂樂別
也銑曰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

既成大業而得
相歡也餘注同

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

善曰易曰易
有太極是生

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
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勲功也遂古往古也將

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

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儻
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曰伊尹周公輔佐殷周也桓文謂齊桓晉文翼
戴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也

神功無

紀作物何稱

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
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脩

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
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

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造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

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

首俊賢抗足

良曰府謂

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扶元反善曰

司馬府也建立翹舉也

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

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

突人參也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

祖唐突

顧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善曰東觀

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

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向曰涯分實是

塵汚忝辱也

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

雖則

又與之官是再成於已其恩難以荅也造成也

墮越且知非報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墮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濟曰言

雖致命非所能報也
隕降越墜也

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善本作情 善曰國語申胥曰

皆楚靈王獨行屏營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瓛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銑

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蓋補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之措紳顓顓愚深所未

達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措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措挿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顓

顓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翰曰措紳謂百官也顓顓敬仰兒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蓋聞受

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

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

致之言至也濟曰皆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餘注同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節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負妻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

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良曰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是以

履東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

善曰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東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東石鄭司農曰東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儲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雅鈴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向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東石為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已也東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礪礪之水釣其涯得玉橫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

謂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馬翰曰
言况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

為齊侍中兄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善曰易曰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草昧

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

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加

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
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廬

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盛眾十萬於鍾山宮城拒
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
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
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良曰高祖
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興
盛十萬眾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
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
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高祖之兄

懿之功也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

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 **班還也** 師入曰振旅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 **雖累繭**

救宋重臆 尼竹 **存楚** 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性見

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

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臆也淮

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臆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

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五臣與 **今觀古曾何足云** 翰曰以懿觀之墨

善本同 **以** 作善本 **居** 翟申包不足云也

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

負以推毀之鐘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

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

文選

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閹豎而鴆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椎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堪推重不賞之高功矣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

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

皇天也劉瑤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閹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鵠鸞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譏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開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銑曰酷傷痛也紂惑妲己王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玉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

版出於庭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
言桀必見禽也謂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
此明公據輦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

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胄建牙
東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
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
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
書劉琨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
以厲軍民之志向曰孫權兄策為許貢客所殺權悲
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
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
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故能使海
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

若登祗輦圖效祉

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
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

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翰曰楚辭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海神

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祇神也山海之神罄盡而效

其福 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 善曰漢書郊祀

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

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

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

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其君

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

類於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善曰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

此 以為已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崔嘉

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

可乎 銑曰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

且明公本自諸

生取樂名教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

爾 向曰言高祖起自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善曰王隱晉書劉琨

表曰李衡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謂正風

俗

不習孫吳邁茲神武

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叡

智神武而不殺者也 孫子吳子皆兵法也

邁成也 良曰

驅盡誅之氓

善本

濟必封

之俗

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

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

龜玉不毀誰

之功歟

向曰李氏將伐黷史丹有李路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王毀於積中誰之過也今則不然

誰之功歟言

獨

五臣本作兕

為君子將

五臣本無將

使伊周何地

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

籛伯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

地而

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

善曰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不任恠

口

款悉心重謁

善曰論語注曰恠恠誠也廣雅曰款誠也

伏願時膺典冊

式副民望

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

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

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然懼與籍

書勸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

就吏後謝病歸

濟同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善曰泰階

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

台也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含威也三台星三

公位也濟為太尉即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善曰易通驗卦曰萬人聞

難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

以

屬辟書始下下走

為首

善曰辟猶台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

子夏處西河之

上而文侯擁篲

五臣本作彗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箒也

銑曰擁彗申恭敬之禮彗帚也

鄒子居

五臣本有於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

乘

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

侯畏之皆郊迎擁彗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向曰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

夫布衣窮居

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善曰

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藉無

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濟曰陋鄙也
良曰猥煩

也大禮
謂辟命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

之路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
王之法以翼戴其世王者甚衆也

銑曰東臯籍

之所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
國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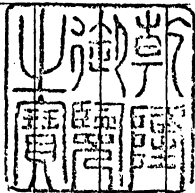
善曰
孟子

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
采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向曰

籍言力不可彊不勝王事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
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文選卷四十